

美國的新孤立主義

葉 萌

美國參院於六月二十五日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總統未先得國會的贊同前，不要承諾或使用美國軍隊或財政資源於協助任何外國。美國參院這一決議，不妨看作近年所興起的所謂新孤立主義的一種表徵。不過，論美國的

孤立主義，肇始於開國元勳華盛頓總統的遺言。那時，華盛頓總統深恐從英國殖民地經由八年艱苦戰爭，獲得獨立的美國，捲入歐洲強權政治紛爭的漩渦，因此告誡後人，切勿過問歐洲事務，免得新興的美國，再度成為歐洲強權政治紛爭下的犧牲品。然而，其後史實證明，由新興而壯大了美國，首次打破孤立主義傳統的行動，便是參加以歐洲各國相互交戰為主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當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爾威遜總統要求對德宣戰時，美國參院無異議，美國人民無異言。從此以後迄今半個世紀，種種事實顯示，論個人，美國當然還有諸如老塔虎脫那樣的孤立主義份子；論整體，孤立主義在美國已成歷史名詞。近年新興的所謂新孤立主義，也只是美國傳統的逆流，而非主流。

美國在歷史上，大部份的時間都非常安全，它的東面有遼闊的大西洋，使歐洲民族難以侵犯，西面則有浩瀚的太平洋作為屏障，立國以後，恰逢十九世紀的承平時代。在這一地廣人稀，資源豐富的新大陸，得以從容發展，對於國際間的情勢，主動地，也被動地採取了不聞不問的態度。

美國開國元勳華盛頓總統，在一七九六年九月十七日所發表的卸職演說中，即闡明美國應儘可能的避免與歐洲國家在政治上發生聯繫的原則，不要偏袒或反對任何一方，應以美國本身的利益，作為外交政策的依據。

華盛頓的這篇演說，在過去客觀的有利條件之下，對美國的外交政策，確曾發生過長時期的影響。從一七九六年到一九四二年之間，美國就未曾與任何歐洲國家，發生過密切的聯繫。

以後，到了門羅總統時代，美國絕對孤立的政策，才有了一些變化，除美國本土而外，對南北美洲的保衛也有了興趣。門羅總統在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向國會的報告中曾宣稱：「美洲大陸，已經建立並維持了它們的自由與獨立，今後任何歐洲列強，都不得把它們視為未來殖民地的目的地」。

基於這項原則，泛美聯盟的型式，才逐漸形成，至今猶為一個重要的國際合作機構。

歷史演變到一九一四年，十九世紀昇平時代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美國的安全與和平遭受到威脅，美國才開始有了改變。

大戰初期，美國還保持中立的態度，及待德國開始對商船發動潛艇戰後，美國人民遇難者日衆，告誡無效，終於參加了戰爭。

美國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其歷史上可以說是一個極重要的階段，因為它已由絕對的孤立，轉而置身於國際事件的紛爭中。

不過，美國在二十世紀初葉，初次置身於國際事務時，所遭遇到的國內反對力量，仍舊非常之大，雖然當初是懷有很高的理想去參戰的，正如威爾遜總統所說：參戰的目的在於摧毀專制政體，以建立一個國際組織，用國際的集體行動來維持和平，對抗侵略。但是一旦大戰結束，戰勝國所顧到的都是本身的利益，美國各民族的後裔，也因他們祖先國家的利益，而有各種不滿的意見。及至威爾遜總統競選失敗，哈定總統上台以後，美國乾脆放棄了干涉國際事務的立場，而和國際聯盟斷絕了所有的關係，導致國際聯盟形同虛設。

到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德國勢將造成的災禍及日本侵襲珍珠港危及太平洋，更使美國深深的感到，要想在現世界中保持孤立的地位，已不可能了。

不過，二次大戰的勝利，不像一次大戰勝利後那樣，讓美國回復到孤立主義的世界，隨之而來的是蘇俄的野心，以後復加上中共的黷武叫囂，嚴重地構成了美國的危機，使美國自立國以來，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而不得不負起重大的國際責任來。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它的負擔確是非常沉重，在三年的韓戰中，有三萬三千六百二十名美軍陣亡，耗資約一百八十億美元。目前的越戰，陣亡美軍的數目已超過韓戰，所花的錢已增加到一千零八十二億美元，死亡人數不論，單單以越戰來說，每一個美國人平均負擔，就需出資五百美元以上

再以目前美國為充實防禦設備，擬發展反飛彈計劃，而此一計劃的費用也高達百億美元之譜。其他美國對各地的經援、軍援、本身常年的軍事預算等等，總加起來，已可與天文數字媲美，這對於一個人口僅兩億的國家來說，負擔不可謂不重。

在這個情形之下，孤立主義思想在美國有了死灰復燃的現象。他們的口號很簡單，那就是：「讓我們先解決本身的問題，然後才能對付世界的問題」，「慈善要從家裏開始」……等等。這些口號當然會引起一些負擔過重的納稅人的共鳴。但是我們在仔細研討後，可以發現這些口號是不切實際的，沒有經目冷靜、長遠的思考。

對於「先解決本身的問題，然後才對付世界問題」這一口號，尼克森總統會很坦率地指出：「侵略者不會讓美國有足够的時間先行整頓內部，正像目前我們社會上的危機不能暫置一旁，等越戰完畢後再來解決」。

今天美國的敵對國家，其軍事實力雖未超過美國，但蘇俄的實力已相去不遠，中共則拉緊褲帶，竭力發展軍事武器。各方軍備的競爭，已一天比一天激烈，而在此當口，美國如甘願自動退縮，則不啻自取滅亡。

美國今天雖有大西洋及太平洋的屏障，但武器的發展，已不受地理條件的限制。蘇俄所擁有的洲際飛彈，可以僅化三十秒到四十五秒的時間，越過重洋，自莫斯科打到九千哩外的華盛頓，其SS19攻擊飛彈，威力可以炸毀構造堅固的地下室。在這樣的情形下，美國能够把用於建造防禦系統的預算擱置，而先從事於改善國內房屋問題，街道問題嗎？這彷彿門前失火，不設法去撲救，反而在整理自家的庭園同樣地說不通。

尤其可笑的是，當美國國防部長賴德在參院報告蘇俄的軍力，請求撥款建造「哨兵反飛彈系統」時，傅爾布萊特竟斥為「恐嚇」。這真是匪夷所思了。

傅爾布萊特是美国阿肯色州的參議員。阿肯色州是一個小州，傅爾布萊特之所以能在國會受人注目，這與他一貫大唱反調的作風，顯有關連。

另一新孤立主義的領袖是愛德華華甘迺迪，他出道未久，過去也不關心國際政治，近年來却時常發表怪論，以聳人聽聞。

當共黨顛覆份子，不斷地在擴大種族衝突，發動罷工罷課、遊行示威之

際，這些孤立主義者竟頻頻要求對國內問題採取治標的方法，而對國外有系統有計劃的策動美國顛覆的共黨份子視若無睹，這根本就不是一個澈底解決問題的辦法。

再以門羅主義所標榜的美洲國家獨立自主的原則來說，時至今日，美國已失去把握。美國雖一再強調美洲國家的團結，但是古巴卡斯楚政權的叛亂，以及在共黨滲透影響下的南美洲諸國，早已存有反美的情緒。最近洛克斐勒代表尼克森總統前往南美四國訪問時，所到之處，無一地不發生規模龐大的反美示威運動，在共黨滲透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情況下，門羅主義早已式微，如再因循孤立主義的路線，只有坐以待斃一途。

在許多國際紛爭中，美國若干措施往往被認為「過於天真」，這種看法的來由，從好的一方面來說，是美國人過於遵行道德原則的結果。

以羅斯福時代的副總統華萊士為例，他在職時，由於本身的道德原則，絕不相信蘇俄共黨政權的建立目的在於侵略；中共在大陸的叛亂，目的不在於改善人民的生活。華萊士本身雖非共產黨，但他確被共黨的虛偽面目愚弄過。

今天的新孤立主義，細究其言論，不知其究竟是不瞭解國際情勢呢？或是故意在扯政府的後腿，抑是根本愚鈍無知。

新孤立主義者們說：「慈善應從家裏開始」，主張片面裁軍，主張與敵人修好，共同協調國際間的和平。

熟悉國際關係的人士都知道，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講究的是利害，是實力；而不是慈善。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就是不講公共道德的。蘇俄的統治者口頭上雖擁護裁軍，實際上却維持着強大的兵力，而中共，則根本不談外交。

與講究信用、講究道德的國家辦交涉，當然可以遵行道德的原則；但對於摒棄道德價值的國家來說，簽訂的誓約都可以視之如廢紙，還談什麼先行片面裁軍，而後再談判呢？

今天孤立主義者主張，「慈善應從家裏做起」，要政府先作退讓，以謀求別人的退讓，可說是天真想法的典型例子。殊不知共黨的作風是得寸進尺的。今天美國維持着這樣強大的軍力，中共猶不斷叫囂「打倒美帝」，而美國竟甘願退讓，這不是益發將助長共黨的氣焰，增加其侵略的野心嗎？

由於孤立主義的思想，在美國有其傳統的淵源，雖然現代情勢的轉變，已不容許孤立主義的存在，但是美國人民，每逢遭遇打擊或挫折時，很容易地產生了逃避的意識，回憶過去閉關自守的樂趣，但在投機政客巧妙的運用之下，一時也頗投若干短視者所好。

新孤立主義者，口口聲聲把越戰形容為一個泥潭，心懷恐懼地說美國如不退縮，將無法自這個泥潭中拔出腳來。他們主張委屈求全，主張美國不惜犧牲任何代價，退出戰爭，以求自保，但是他們沒有細究今天越戰的困境，並不是美軍無法求勝，而是不願求勝。美軍對越用兵，政策上並沒有錯，錯的是戰略戰術的問題，而美軍不願求勝的原因，是因為國內姑息主義的思想太濃，不讓美軍放手去做，一味指責美軍無法掙脫泥潭，恰恰是本末倒置的說法。

這次美國參院建議尼克森總統，在國會未採取「認可行動」前，不要承諾或使用美國部隊及財政資源，去協助其他國家的這一議案得以通過，乃純為越戰刺激而來。因為該案雖然通過於最近的尼克森總統任內，但初次提出於一九六七年的詹森政府時代，足證並非對人，而只是對事而發。說到這一點，我們自然也不能否認，提案者和贊成者，是以反映了當前美國的多數民意為自解的。不過，應予指出的是，論美國一九六四年八月之大規模介入越戰，詹森總統曾獲得國會特別授權，當時的國會決議文，曾明言予總統以權力，「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擊退對美國軍隊的任何攻擊，並防止繼續的侵略」。四年來的越戰，固然呈現了兵連禍結的局面，但其癥結所在，並非美國力量不能打贏這場戰爭，而是美國總統在戰略上和戰略上，不能「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擊退共黨攻擊，和防止共黨侵略，以致引起美國人民的不耐與不安。乃如今參院通過的決議，不圖督促總統如何儘速贏得戰爭，反而說要限制總統對外承諾，其自食一九六四年八月的授權且不說，其倒果為因並且沮喪了今後美國總統對外承諾的勇氣，則既非就事論事，又非反映民意，實為一大惡例。

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據華盛頓內幕消息，這次參院通過這一決議之前，也曾有不少參議員表示過反對。但是，提案人傅爾布萊特，曾夥同愛德華·甘迺迪和孟斯斐德一幫，緊密部署，故意劃分了參院中的黨派鴻溝，使得不少愛國主義者，諸如薛明教、陶德等民主黨議員，不便對這一法案公然

反對。傅爾布萊特這一幫姑息主義份子，竟然要出這樣的心戰惡毒伎倆，假在野黨必須取悅民意之名，予同黨同僚以恐嚇威脅，其破壞民主精神和原則，胆大妄為，真可說到了極點。這又說明了什麼？說明今天美國姑息主義者的猖獗，一如表現在學潮和種族衝突中的暴力主義者之猖獗，已經迫使具有理智和正義感的正人君子們，噤若寒蟬。就這一點引伸，這次美國參院通過的「限制對外承諾聲明」，根據美國憲法，固不足以真正約束美國總統的外交決策。然姑息主義份子這種氣焰高張的情勢，長此猖獗下去，實在令我們不禁要為美國的開國立國傳統精神招魂！

美國自獨立戰爭開國迄今，已有一百九十年的歷史，在此一百九十年中，美國的國勢，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埋頭於內部的開發和建設，不願參與國際事務，那時支配其國策的思想，是孤立主義與門羅主義。也可以說，這一段漫長的時間，是美國蓄積國力的時代，其內部呈現銳意進取與蓬勃發展的氣象，真正是一個充滿了活力的新國家。

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終於被捲入戰爭的漩渦，大戰結束後，美國乃進入國際舞台，其國力與國勢，亦隨之呈現空前未有的發展，其間雖發生一九二九的經濟大恐慌，但羅斯福總統執政後，美國經濟很快的恢復過來，復呈現空前未有的繁榮。

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成為對納粹德國作戰的主力。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幾乎獨立承担了重建這個世界的責任，其國際地位亦達到世界霸權的巔峯，其立國的政策思想，亦已由孤立主義進入國際主義，成為自由世界的盟主了。

回顧過去的一百多年間，美國在兩次大戰中，一躍而為這個世界最富最強的國家，雖有其特殊的環境與多種複雜的因素；但美國人的精神，實乃其國力與國勢蓬勃發展的基本推動力。美國人的精神是什麼？簡單的說，就是勇於冒險、勇於進取、勇於創造，重實際、重榮譽、重責任、重公義，能為崇高的理想與信念而奮鬥犧牲。

然而，曾幾何時，實際也不過是最近十多年的事，美國精神似乎已被腐蝕，美國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亦已今非昔比了。中共匪幫是一貫的輕視美國，視美國為「紙老虎」，將美國罵得一文不值。最近甚至連北越的國防部

長武元甲，也公然譏諷美國是「無能的巨物」。美國爲什麼竟被中共與北越如此輕視？這實是美國人所應深切反省的一件大事。

就美國現有的國力而論，仍然是當前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論財富、論武力、論科學，均屬世界第一；但是，這個第一等富強大國，不僅已被敵人看成「紙老虎」，看成「無能的巨物」，甚至也失去了友人的信賴與尊敬。坦率的說，今天許多民主國家，雖然仍有賴於美國援助與保護；但是，他們在內心中對美國已經感到失望，甚至由失望而發生輕視與鄙視的感覺。他們並非輕視美國雄厚的國力，而是輕視美國的愚昧和怯懦，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種種錯誤。

美國反越戰示威運動及其影響

劉偉鵬

壹 前言

自美國參加越戰開始，國內就經常發生反越戰示威運動。這已經是一個習以爲常的事情了，原不值得予以重視。但是，一般認爲發生於十月十五日的反越戰示威，却是自一九六五年在密契根大學舉行的反越戰「教育鬥爭」以來，最龐大的一次全國性反越戰運動。參加的份子，也不再只是學生，甚至有許多國會議員、鴿派政客、學者、教士與工商業人士及各式各樣的左傾和民權團體參加，在國外又有同一性質的示威運動遙相呼應，因而引起各方矚目。其次，這次示威運動，是尼克森總統上台九個月來，使其聲望和政策首次受到嚴重考驗的一次事件。在一個民主社會裏，輿情固然是影響決策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美國在越南戰場舉足輕重的地位，和美國在國際間所擔負的重要角色，使人越發關切尼克森總統是否會因這一次示威運動而改變其過去的越戰政策，以及美國今後在國內濃厚的反戰氣氛籠罩下，對國際事務

我們承認過去美國的孤立主義，有助於美國的強大，但是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後，孤立主義應已成歷史的陳跡。因爲今天交通工具的飛躍進步，已拉近了國與國之間的距離，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沒有任何一個地區的問題，不關連到其他地區，在侵略與抵抗侵略之間，也沒有其他的途徑可循。無論是韓國，無論是越南，雖然在地理上與美國本土相較遠在天涯，但凡屬自由地區，皆與美國唇齒相依，存亡與共，而不可能有舊式戰爭中的敵前敵後之分。

孤立主義者，可以標榜他們過去輝煌的歷史，但到於今已不能變腐朽爲神奇了！

，特別是在履行對外承諾和對付共黨侵略的策略上，將會採取何種方向。

貳 反越戰示威運動的發生原因

這次反越戰示威遊行的箭頭，自始就指向尼克森總統，其實，尼克森就職九個月來，其所作所爲很明顯地一直朝着儘速結束越戰之途邁進。在這一前提下，尼克森在越南的行動，非但已承襲了詹森總統時代的「不求勝」原則，而且一再自越南戰場撤軍。另一方面也大爲降低了在越南戰場的軍事行動，同時，在他今年七月訪問亞洲途中，更明白的宣示了亞洲人自決的方針，其急於恢復越南和平的苦心顯而易見，爲什麼今天國內仍有激烈的反越戰運動呢？我們可以說：

一、尼克森總統就職九個多月，對歐洲的政策暫且不談，但對亞洲政策，尤其是對越戰政策一直搖擺不定。雖然詹森前總統也曾全面停炸北越，但是他始終未改變「光榮和平」的原則。尼克森上台後不久，立即宣佈撤軍，